**项目教学法在英语自主-协作混合学习中的应用研究1**

洪 丹，周传进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70 ）

**摘 要：** 当今“微时代”背景下的英语课堂更为强调帮助学生建立探究式个性化自主学习模式和协作互助模式来共同发掘语言的交际潜能。然而，现有的研究集中于论证自主-协作混合学习模式在多媒体英语教育语境下的裨益，对于选择何种恰当的教学方法，如何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实现个性化自主学习和协作化学习的动态互补，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本研究通过在广州某高校本科英语专业“精读”课堂开展语言项目教学法，展示了英语专业学生自主-协作混合学习模式的融合应用研究过程，同时也揭示了项目教学模式下的精读课堂语言项目实践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 项目教学；英语专业；精读；自主性；协作性

**中图分类号**: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英语的教与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讲座式”和“操练式”的教学模式因束缚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发展，从而使学生个性化和协作化学习成为不可能之事。新《全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强调课堂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黄源深提出，英语专业不应该办成“语言中心”（language center），教师应该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创造性，培养学生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合作精神，实现小组个性化交互式学习[1]。这一切表明大数据时代下英语教学模式革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采用何种恰当的教学方法来实现英语自主-协作混合学习模式成了高校英语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文章作者在一线教学中发现了项目教学法（project-based language learning，以下简称PBLL）对于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意义：通过在英语专业“精读”课堂实行项目教学实践，学生小组个性自主化和协作化学习通过语言项目的开展得以实现并保证了学习效果。

**一、自主学习与协作学习的相关概念**

自主学习的概念是在建构主义心理学理念下发展起来的。建构主义学习观强调学生是知识的主动构建者而非被动接受者，凸显了学习者的主体性。学习者需要清醒地了解自己的个人构建（personal constructs）, 创建对个人有意义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材料，构建自己的学习空间[2]。简言之，自主学习是“学习者掌控自己学习的能力”，具体体现在：学习者能根据教师的教学目标与要求确立自我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选择并监控学习策略、评价与反思学习过程及效果[3]。自主学习与学习者的自律性、积极性、创造性等个性化特征紧密相关。当然，自主性学习并非指与他人隔绝的独自、孤立的学习，而是兼具个体和社会属性。李特尔伍德（Littlewood）指出，自主学习具有鲜明的社会性特征，自主学习能力发展的过程是学习者通过社会交往、互助协作实现能力内化的过程[4]。而语言的社会性和交际性本质更决定了外语学习者发展自主学习能力的同时，不能忽视外部协作学习。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学习最先是通过新手( 儿童、学习者) 和专家( 父母、教师) 的社会互动产生的[5]，语言学习互动中的“同伴支架”被看成是协助学习者跨越“最近发展区”，促进外语习得的重要因素。在外语教育的背景下，协作学习或合作学习是一种通过小组或团队组织学生学习的策略。黄荣怀等将协作学习定义为学生以小组形式参与，为达到共同的学习目标，在一定的激励机制下最大化个人和他人习得成果而合作互助的一切相关行为[6]。协作化学习强调学习者之间的互动，促使学生进行更深入的思考，积极分享和互换观点[7]，在沟通交互中改变固有的思维模式，从而锻炼了他们的认知技能，培养谦恭、开放和包容的思辨素养[8]。

**二、英语自主-协作混合学习模式研究现状**

根据奥尔赖特（Allwright）的观点，语言学习的交互性决定了外语自主学习是学习者与外部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学习特征，是学习者在自我独立发展和相互依赖之间达到动态平衡的最佳状态[9]。这意味着在外语教学中同时加强学生个体自主性和团队合作的协同作用意义重大。一方面，协作学习中的“同伴支架”有助于解决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困惑，有利于培养学生积极的归因习惯和形成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另一方面，协作学习的成效取决于小组成员个人责任意识的强弱和自主学习的绩效。学界对于对两种学习模式在操作层面上的互补性早已达成共识。顾世民尝试构建虚拟环境下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辅助大学英语教学的集成式教学模式框架[11]。徐锦芬提出了“批判性合作自主学习”的概念，主张外语教学应该促进学生自主、合作和批判性协调发展[12]。章木林探讨了英语自主学习能力和积极互赖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混合合作学习满意度的影响和作用路径[13]。这些研究都积极探索了自主-协作混合学习模式在英语教育语境下的裨益，然而，对于如何在教学实践中通过践行某教学方法达到个性化自主学习和协作化学习的动态互补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项目教学法在国内高校英语教学的研究成果**

20世纪70年代以来，教育研究者开始关注学习者及其学习过程，PBLL应运而生。该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突出语言学习过程中项目驱动的思想，建立语言学习“共同体”，围绕项目展开语言技能训练和思维发展，“要求学生通过一系列个人或合作完成的任务，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获得知识和技能” [14]。斯托勒（Stoller）提出在二语习得课堂中，语言项目的设计须遵循以下原则：1）以内容为导向；2）产生一个最终产品；3）鼓励学习者在项目中的自主权和责任；4）项目任务难度应在学生能力范围内但具一定挑战性，能激起学生好奇心和兴趣；5）项目应持续一段时间；6）鼓励项目中对学习技能的训练；7）要求学生合作学习和自主独立学习；8）强调教师在项目中不同于传统课堂的角色和责任；9）须对学生实施形成性和终结性评估[15]。

由此可以看出，该教学法不仅强调“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更强调在doing 过程中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同伴交流；学习任务以项目任务形式呈现，既要求团队合作，又要求自行解决问题，具备挑战性，从而激起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进而改变中国传统“老师讲，学生听”的“教授型”教学的局面。同时，教师能在学生的自主-协作混合学习中因材施教，促进学生语言学习和思辨发展。

在历经了40多年的发展后，PBLL在国外得到长足的发展，逐步成为美国高等教育里普遍采用的教学方式，如美国夏威夷大学外语中心构建的基于项目的二外MOOC课程等。国内关于语言项目教学法的研究起步较晚，总共才十几年的历史。但因该用教学法实践者和探索者几乎全是一线的英语教师，目前PBLL在高校英语教学中实证研究成效显著。苏州大学开展了一系列的计算机多媒体项目教学，探讨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多媒体项目教学法在优化语言学习环境、培养社会发展急需的有综合语用能力的创新型外语人才方面的潜力和可行性[16][17][18]。山东大学开展的项目教学证实了PBLL能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提高语言应用能力，促进合作学习，培养综合学术能力[14]。南开大学英语系近年来在英语专业教学改革的推动下开展了一些依托项目教学的本土化实验[19][20][21][22]，并创造性地构建出本土化的项目研究式学习实践模式，iPBL（innovation-oriented project-based learning），初步显示出其对于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巨大价值和潜力。重庆大学自2012年开始大规模试用国内首部基于项目学习法思想编写的大学英语教材《新大学英语》，推动基于PBLL教学思想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23]。这些实证研究都充分体现了项目教学法在外语学习中的有效性和适用性。PBLL把“项目”看成是连接教师与学生的纽带，具有将“自主性与协作化学习相统一”的意义潜势。

**四、个案研究：项目教学法在精读教学中融合自主-协作学习模式**

英语专业教育一方面应凸显其工具性，让它服务于专业的学习、工作需求和国际交流。同时，作为一种博雅教育的载体，英语语言教育应凸显其人文性、思想性、语言逻辑性、实践性和融合性。因此，英语教师有必要拓展英语课程的内涵，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和有效的教学模式，培养出优质的英语专业人才。基于此，我们将项目教学法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石，将“精读”课程作为研究对象，考察PBLL在精读教学中如何有效协调个性自主学习与同伴合作学习的关系。之所以选择“精读”而不选择其它的实践课程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精读”是英语专业的最核心课程，又称“综合英语”，课程设置连贯，时间跨度长：英语专业一二年级学生开设的专业基础课，每周6个学时。这为项目教学法提供了足够的时间维度；同时，还因为该课程内容的杂糅和培养目标的多元化，既强调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又重视同时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协作交流能力以及文化素养和思辨能力的培养。基于项目的语言学习是一种“深度学习模式，强调语言学习的综合性”[23]，与“精读”课程的教学目标有着天然的耦合关系。

本研究时间跨度2个月，以广州某高校本科英语专业大学二年级学生为研究主体，以杨立民主编由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发行的《现代大学英语•精读4》第二单元利亚姆·奥夫莱厄蒂（Liam O’ Flanherty）的短篇抒情小说Spring Sowing《春耕》的精读教学为项目研究对象。该小说描述了一对北爱尔兰年轻夫妇第一次的春播。小说并没有以跌宕起伏的线性情节来吸引读者，更多是渲染一种气氛和传达对农民和故乡的情感[24]。学完这一单元后，教师根据斯托勒（Stoller）提出的语言项目设计原则[15]，首先引导学生对于小说主题和小说家情感态度进行讨论。从访谈中得知，对于小说里年轻农民夫妇体现出的勤奋和责任，以及所描述的简朴宁静的田园生活，学生纷纷表示这一切离现在太遥远，因此有些失真。追问原因，学生觉得现在的乡村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且这些变化大都是让人伤感和忧虑的。美好恬静的田园生活消失殆尽，难免让人哀婉伤感。在此基础上，师生共同确定了该单元的项目主题：田园挽歌。结合弗雷德·布思（Fried-Booth）提出的项目阶段划分理念[25]和“精读”课程的实际情况，最终将项目学习分为四个阶段：分组设计阶段、实施阶段、成果展示阶段及评价反思阶段（图1）。



**分组设计阶段**：确定完项目主题后，教师依照考勤表的顺序将研究主体分组，以4人为一个学习小组，

共有十组，尽量达到“组内异质，组间同质”。

**项目实施阶段：**从上图1可以看出，精读课中的项目实施阶段包①②③④⑤五个步骤，协作学习和个

性化自主学习融合在这些步骤里。在确立项目子话题时，项目组成员就文章主题开展积极讨论，集思广益，商定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思路，属于协作性学习。一旦形成子话题，进行任务分配后，各成员开始个性化自主性地探索，力争达成所安排的任务。在确认初步成果阶段时，项目成员开始集中整理，敲定成果及其呈现的方式，体现团队协作。然后，教师会要求学生对初步成果进行再一次完善，项目成员重新分工，自主优选资料，最后集体合作，形成最终的项目成果。在项目实施的整体过程中，①③⑤更多地突出集体探究式协作；②④属于个体任务的执行，强调学习自主性和执行力。因此，PBLL在精读课实现自主-协作混合学习模式主要体现项目执行这一阶段，教师在此过程中提供“支架式”（scaffolding）的引导，督促项目组各方面任务的展开，观察和记录各小组项目实施进度和小组协作的情况，形成初步评价。同时，教师需要严格追踪五个步骤中的具体学习情况，并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及时评价反馈，作出相应调整。

**成果展示阶段：**经过前期的准备和中期的项目执行，最终各项目小组展示了以文字材料为主的多样化主题成果，让人耳目一新。有三个项目小组提交了诗歌。The Four Seasons《四季》和Old Times, Good Times《旧时代、好时代》描述了乡村四季旧日美好时光，诗里透露出深深的惋惜之情。The Trilogy《三部曲》通过三组诗，The Old Alley《古巷》， The Loom《织布机》和The Slingshot《弹弓》回忆了孩童时期在乡村的时光印记，字里行间蕴含着浓厚的怀旧意味。

另有四个项目小组根据项目主题自选了子话题，完成了批评散文写作。The Suffered Land 《受苦之地》表达了对农村土地的流失以及工业膨胀给农村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无力感，从而发出苦闷的呐喊和求助。The Changing Life in Rural Areas《乡郊地区的生活变化》和Why Pastoral Life Disappears《为何田园生活不复存在》分析了农村生活的变化，揭示了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有失公允的教育、背井离乡在城市谋求生存的中青年和现代人狂热的物质追求背后逐步萧瑟冷清的乡村。The Causes of the Rural Decay《农村衰退的缘由》反思了田园不再的原因，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并呼吁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经济、教育、文化发展的扶持力度。

有两个项目小组选取反映乡村变化的小说和纪录片为文本并加以评论。如一组成员在各自阅读完后乡村时代纪实小说《田园将芜》后，集体讨论书里体现的主题思想以及分享所得到的启示。另一组通过观看纪录片Home《家》，反思了人类与自然唇齿相依的关系。最后，这两组都根据讨论和商议，写出了长篇的观后感。

此外，有一个项目小组选择了去广州从化某镇的一个村庄进行田野调查，实地采访了当地几户农家对于今夕生活改变，田野生活的恬静荡然无存及郊区农村被蚕食的态度与看法，制作成调研微视频The Village Life《乡村生活》并配以英文字幕。

**项目评价和反馈阶段：**项目的评价包括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其中，教师在项目开展过程中要设定项目执行评价表，并根据完成进度和质量打分，进行形成性评价；在项目成果展示阶段，教师给出具体的评判标准（包括语言、内容、技能、团队精神、创造性等），对各小组的成果同时开展教师和组间同伴评价。通过多方位的评价方式，以期达到客观地考核各个项目成果，形成终结性评价。

同时，学生自评与反馈也是项目教学开展是否有效的重要一环。在整个项目结束后，教师通过调查问卷和与部分学生的“半结构式”访谈，了解了语言项目学习模式中项目小组任务分工情况，个体在执行项目任务时的认真程度和组员间的协作交流情况，项目最终成果的满意度以及项目开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等。基于反馈，90%以上的学生非常认同基于项目的语言学习模式，他们觉得课外语言学习“有了共同目标，不再那么茫然”；而且，“团队合作激发了学习积极性和热情”，“自己的任务会更努力完成，怕影响到团队项目成果的提交”。

**五、项目教学实践中的反思及存在的问题**

 陈坚林提倡“以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为主的发现式学习格局” [10]。PBLL正是实现这种格局的可行方法之一。一方面，它强调个体学习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它重视团队研究式学习的协作性。在精读课的实践过程中，项目合作小组具有共同的目标，当成员认识到个体目标的实现与其他所有小组成员目标的实现息息相关时，就产生了“目标互赖”（goal interdependence）[26]；每个成员只拥有达成小组项目目标的一部分资源，当他们意识到只有把每个成员的资源整合起来化零为整才能实现小组整体目标时，就会产生“资源互赖”（resource interdependence）。[26] 这两种互赖合力形成“积极互赖”[26]，有效加强了认知驱动和行为约束的作用。而且，通过明确项目小组共同目标和成员的个体责任有助于克服合作学习中常见的责任分散、社会惰化和搭便车等现象[12]，从而达到英语专业教学中学生自主-协作有机融合和动态平衡。

当然，PBLL可以有效促进大学生个性化和协作化英语学习并不代表这一教学法的完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研究者也发现一些问题。其一，PBLL倡导开展真实的任务（authentic task），解决现实问题，而“精读”课属于基础教学，强调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因此项目主题选定与设计难免与社会现实有些脱节，大学二年级学生还无法真正地投入到一个真实的语言项目中。其二，真正的PBLL要求公开展出所有项目成果，邀请真正的观众（real audience）参与项目的社会评价。鉴于精读课所开展的此次语言项目并没有产生大的社会效应，所以公开展示的意义并不是很大。所以在后续的语言项目教学中，应该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六、结语**

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强调教师要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创造性，培养学生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合作精神，这在短短的课堂时间是很难实现的。因此，教师要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在课外进行主动积极的思维活动，获取知识，掌握技能。基于PBLL的项目问题探究式的教学方法，融入真实世界的经验，结合具体的语言运用场景，通过开展团队项目来提高对语言的认知和应用，使学生亲自参与体验，从“做中学”，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微时代”能有效实现“自主-协作”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 黄源深.英语专业课程必须彻底改革—再谈“思辨缺席”[J].外语界，2010，（1）：11-16.

[2] 胡壮麟.大学英语教学的个性化、协作化、模块化和超文本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5）：

345-350.

[3] 徐锦芬.课外合作学习对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3，（5）：39-43，126.

[4] Littlewood, W. “Autonomy”: An Anatomy and a framework [J]. *System*, 1996，24 (4):427-436

[5] Vygotsky, L. S.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119.

[6] 黄荣怀，刘黄玲子.协作学习的系统观[J].现代教育技术，2001，（1）：30-34,41.

[7] Sweeney, A., S. Weaven＆C. Herington. Multicultural influences on group learning: A qualitative higher

education study [J].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2008，(2): 119-132.

[8] 潘琳琳，宋毅.合作学习与思辨能力的培养[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2）：97-105.

[9] Allwright, R. L. Autonomy in language pedagogy (CRILE Working Paper 6) [P]. Lancaster, UK:

Center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Lancaster, 1990.

[10] 陈坚林.计算机网络与外语课程的整合：一项基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

教育出版社，2010：3.

[11] 顾世民.虚拟学习环境下大学英语辅助教学模式研究－合作学习与自主学习的集成框架探索[J].

外语电化教学，2011，（142）：59-65.

[12] 徐锦芬.论外语教学中的批判性合作自主学习[J].外语教学，2012，（3）：51-55.

[13] 章木林.英语自主学习能力对混合合作学习满意度的影响[J].现代外语，2017，（4）：564-574.

[14] 高艳.项目学习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研究[J].外语界，2010，（6）：42-48,56.

[15] Stoller, F. Establishing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Gulbahar H. Beckett &

Paul Chamness Miller, eds. *Project-Based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M] Greenwich: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2006:19-40.

[16] 顾佩娅，朱敏华.网上英语写作与项目教学法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02，(88)：3-7.

[17] 顾佩娅，方颖.基于建构主义的计算机辅助项目教学实践[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7）：

28-31,41.

[18] 顾佩娅.多媒体项目教学法的理论与实践[J].外语界，2007，（2）：2-8,31.

[19] 张文忠.国外依托项目的二语/外语教学研究三十年[J].中国外语，2010，（3）： 68-74.

[20] 张文忠.本土化依托项目外语教学的“教学”观[J].中国大学教学，2012，（4）：47-51.

[21] 张文忠.iPBL—本土化的依托项目英语教学模式[J].中国外语，2015，（2）：15-23.

[22] 夏赛辉，张文忠.依托项目语言学习模式下的学习者努力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7，（3）：

78-88.

[23] 余渭深.《新大学英语》项目活动实践的学生评价研究[J].中国外语，2017，（3）：82-91.

[24] 周传进，洪丹.建构主义理论关照下的综合英语PBL教学法的应用[J].吉林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16，（6）：81-83.

[25] Fried-Booth, L. *Project Work* (2nd Edi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6] Gaith, G. M., K. A. Shaaban＆S. A., Harkou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s of

positive interdependence, social support, and selected aspects of classroom climate [J]. *System*, 2007，( 35) : 229-240．

**The Application of PBLL to the Blending of Autonomous and Cooperative English Learning**

HONG Dan ZHOU Chuanjin

(Nanfang College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970，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day English teaching has laid more emphasis on establishing students’ inquisitive and individualized learning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so as to help them explore the communicative potential of languages. However, most current researches focus on the advantages of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multimedia English teaching context, with little attention to choosing the proper teaching method of realizing dynamic complementarity of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the real class. Based on the theories in project-based language learning (PBLL), the paper has conducted language projects in intensive reading class for English majors and it is concluded that PBLL has the meaning potential to integrate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among English learners. Meanwhile, some problems have also been detected during the application of PBLL.

**Key words:** PBLL; English major; intensive reading; autonomy; cooperation

（责任编辑：范玲）